

美的五次沉思

Cinq méditations sur la beauté

〔法〕程抱一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法〕程抱一 著

美的五次沉思

Cinq méditations sur la beauté

朱 静 牛竞凡 译



NLIC2970800985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197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的五次沉思/(法)程抱一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153-9

I. ①美… II. ①程… III. ①美学…研究 IV. ①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0424 号

Cinq méditations sur la beauté

© Editions Albin Michel S. A. -Paris 2006

Et le souffle devient signe

© L'Iconoclaste, Paris, 2001.

特约策划 杜 晗
责任编辑 温哲仙
封面设计 张志全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20 千字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7.5 插页 2
版 次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153-9
定 价 2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美的五次沉思 朱静 译 1

前言 让·莫塔巴 3

第一次沉思 7

第二次沉思 19

第三次沉思 38

第四次沉思 60

第五次沉思 87

作者注释 120

气化为符 牛竞凡 译 125

美的五次沉思

朱 静 译

前言

像这样产生出来的书是很少的。下文是一个独特历程的结果，是多次相遇的历程。当然，这些相遇也有它们的前期历史，它们的前期历史扎根于这样一个人的生命之中：他全身心投入于写作，投入于介绍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艺术传统，投入于东、西方思想对话。程抱一多年来有一个夙愿，就是言简意赅地总结一下他的研究和思索，当他要将其研究和思索的精华浓缩到较小的空间时，他有点为难了：他所要表达的，从根本上说，超越了纯学识的范畴，已进入他个人内心思考的最深处。学院式综合论述的形式对他并不适宜，那种综合论述固然很有用，但是却不能畅所欲言。如果不是为了让人本身达到至善，又何必来谈美呢？谈美不是最终为了彻底地改变人么？这一切都好像在程抱一这位诗人的内心深处，呼唤着作为作家和学者的他，并向他指出学究气地论述一个与“拯救人类”有关的问题是有失偏颇的。他深知，倘若对世界之野蛮没有尖锐的认识，就不要提“美”

这个词；面对道德沦丧比比皆是，美学只有让伦理学来震撼才能触及其根本。

因而，必须回到实质上来，也即回到“（两者）之间”这个至关重要的现实上来，回到联接各种生命存在的关系上来，回到“从各种生命体之间冒出来的，不期而至，出乎意料的来临”上来，诗人在他的《冲虚之书》序言中已经谈到这个问题。由此，他在写作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想法，做一下改变，去与有血有肉、有目光、会倾听的人会见，与他们真正地相遇。程抱一相信，真美要通过互相交错和互相渗透来揭示，他要寻找一些脸庞，面对这些脸庞，关于美的词语可以毫无阻挡地喷发而出。所以，一群来自各方不拘形式的朋友们——艺术家或科学家，哲学家或精神分析家，作家或人类学家，东方通或中国通，以至对东方或中国一无所知的人——幸运地聚集在一起，度过了五个难忘的夜晚^①，聆听了这五次独创性的（关于美的）沉思，或者更确切地说，当诗人沉浸在这种创造性的交流中时，他们与诗人共同分享了这几次（关于美的）沉思。

这五次沉思都带有口头演讲色彩，阅读它们时也应保留这种特

^① 作者和出版者感谢伊塞·塔尔丹-马斯克里埃(Ysé Tardan-Masquelier)和帕特里克·托玛蒂(Patrick Tomatis)提供了法国瑜伽教练培训中心的美丽大厅作为这五次夜晚的沉思的现场。——原注。本书脚注除特别注明外，均为译者注。

色。这五次沉思常常是层层递进的,在螺旋式的思考中,重复是不可避免的。其实,这些重复因为诗人和他的对话者进行直接交流而新意频生,变得更丰富多彩了。每个参与这几次会见的人,在大家都聚精会神的这样的时刻,都有一种奇异的体验:有一个人全身心地、谦卑地要呼唤人们注意一种看似“无用的”,被忽视的,甚至被我们的社会丑化的现实,但是,在这个珍贵又瞬息即逝的时刻,在各个生命存在(人与人)之间,突然有某种独特的东西不期而至,每个人都突然领悟到这就是最根本的东西。

这五次沉思产生自共享,在此奉献给更多的人来分享,让它们所燃起的美的火花永葆光辉。

让·莫塔巴(Jean Mouttapa)

第一次沉思

在这到处是贫困袭击、暴力横行、自然灾害或生态灾难泛滥的时期，来谈美可能会显得不合时宜，很不适当，且不免被认为故作挑衅，以致令人愤慨。但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人们看到了美与恶相对，正处于我们所要面对的现实的另一端。我相信，我们面临着迫切而恒常的任务，要审视一下构成生命世界极端的这两个奥秘：一边是恶；另一边，是美。

恶，人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尤其是人让人所遭受的恶。因为人是智慧的、自由的，当他陷入仇恨和残暴之中时，他能够挖掘深渊，可以说是无底的深渊。那是任何兽类，哪怕最凶恶的兽类都做不到的。那里有一种奥秘缠绕着我们的意识，导致一种看来不可治愈的创伤。美，人们也知道是怎么回事。然而，大家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不会不惊叹不已：世界并不一定刻意要美，然而它却极具美质。证实这一点，对我们有所启示，尽管有各种灾难，世界之美也同样看来像一

个谜。

对于我们本身的存在来说,美的存在意味着什么?面对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美将拯救世界”¹意味着什么?美与恶是我们应该提出的两个挑战。我们也不要忽视了美与恶并不仅仅是对立的这个事实:它们有时候是紧密相连、鳞状叠盖的,因为甚至美也会被恶弄变质,被利用为欺骗、压制或死亡的工具。然而,没有建立在“善”的基础上的美是否还是“美”的?真正的美本身是否是“善”的?我们直觉地知道把真美从伪美中区分开来也是我们的任务。其中涉及的问题并不比有关人类命运的真理的问题更简单,(这里所指的)人类命运包含了我们的自由所要具备的各种基本条件。

我也许有必要来谈谈促使我来谈美的问题,同时又不忽略恶的问题的私下缘由。很早以前,当我还是儿童的时候,在短短的三四年间,我就被这两个极端的现象完完全全地“镇”住了。首先是被美镇住了。

我祖籍江西,庐山就在江西省内,我父母每年夏天都带我们去住上一段日子。庐山属于一条山脉,它海拔一千多米,居高临下,一边是扬子江,另一边是鄱阳湖。

由于它特殊的位置,它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地方之一。因此,一千

五百多年来，隐士、宗教徒、诗人、画家们都为它增色不少。后来，十九世纪末，西方人，尤其是新教传教士们发现了它，它成了他们的度假胜地。他们围绕着某座主峰，星星点点地造起一座座木屋村舍。尽管山上有古旧遗迹和现代住宅，庐山仍旧具有它本身的魅力，因为周围的山岭依然保留了它们的元初之美，一种传统上称之为神秘的美，以致中文中“庐山之美”意味着一种“神秘莫测的奥秘”。

我不准备花时间来描述这种美。它的美归功于刚才我们说过的特殊地理位置，这使得它的景色透视不断地更新着，光影变化无穷。它的美也归功于时不时地遮掩或揭开庐山真面目的山中云雾，夹杂着浓密多样的植被的嶙峋山岩，以及一年四季昼夜不绝于耳潺潺如乐如歌的水瀑。夏天的夜晚，萤火虫在长江、银河间炽烈飞舞，山岭散发来自各种精华的芬芳气息，月光下，沉醉的野兽们醒来舒展躯体，山蛇也伸展开它们柔滑的身子，青蛙睁开了珍珠般的大眼，小鸟在鸣唱的间隙张开翅膀簌簌飞过……

我并不想在此描述风景。我只是想说，大自然通过庐山，以其美妙无比的全部现时存在展现在我这个六七岁的孩子眼前，好像它包藏着无穷的秘密，尤其好像要绽放出某种不可遏制的激情。它似乎呼唤着我去参与它的冒险；这种呼唤雷击似的震撼了我。尽管我还年幼，我固然已经知道大自然包藏了许多暴力和残酷，然而又如何叫

人不去倾听在我心中发生回响的那信息呢：美确实存在着！

还是在这个几乎是元初的世界之中，这个信息不久就被人体之美证实了，更确切地说，被女性人体之美证实了。我在山间小道上经常会遇到一些穿泳衣的西方姑娘，她们正走向瀑布形成的水塘去洗澡。那时候，穿泳衣是最让人大惊小怪的。那裸露的肩膀、大腿，在盛夏的光照下，多么让人震惊！还有那些年轻姑娘们的欢笑声回应着哗哗的瀑布声！大自然似乎找到了能够赞美它的专门语言。是的，是赞美。人们必须为大自然奉献给他们的这幅美景做些什么。

我马上发现了一种神奇的东西，那就是艺术。我眯起双眼开始更专心地去看美妙地再创山中云雾美景的中国绘画。而发现之中的发现：另一种类型的绘画。我的一位姑妈从法国回来了，她给我们带来了卢浮宫和其他地方藏品的复制品。面对这些肉质感很强烈，又那么理想完美的女性裸体，我又一次震惊了：希腊的维纳斯，波提切利^①和提香^②的作品，尤其与我们更相近的夏塞里奥^③、安

① 波提切利(Botticelli, 1445—1510)，意大利画家、雕塑家。

② 提香(Titian, 1490—1576)，意大利画家，他的作品对伦勃朗和鲁本斯影响很大。

③ 夏塞里奥(Chassériau, 1819—1856)，法国画家，其作品把安格尔的新古典主义和德拉克洛瓦的浪漫主义融合在一起。

格尔^①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安格尔的《泉》渗透到了孩子的想象之中，使他深受感染，让他泪流满面、血脉奔腾。

那时是一九三六年末。之后不到一年，就爆发了中日战争。日本侵略者原打算速战速决，中国人的抵抗大大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数月之后，他们占领了中国首都，发生了可怕的南京大屠杀。那时我刚满八岁。

疯狂的日本军队短期内屠杀了三十万人，方式多种多样，残忍无比：用机关枪扫射逃难人群，用大刀疯狂地大批砍头杀戮，把无辜百姓成群地抛进巨坑里活埋。

还有更可怕的场景：被俘的中国士兵站着被绑在木桩上让日本士兵练刺杀。日本兵面朝他们排成行，一个一个地出列，嘶吼着把刺刀扎进活人的血肉中……

妇女们的命运更可怕：强奸，集体轮奸，然后屠杀、肢解。强奸妇女的（日本）士兵的玩乐之一：强迫被强奸的妇女赤身裸体地站在他们身边，给她们拍照。有些这样的照片被刊登在揭露日寇暴行的中国新闻报道中。从此，在我这个八岁孩子的意识中，除了安格尔的

^① 安格尔(Ingres, 1780—1867), 法国画家, 新古典主义巨匠, 大卫(David)的学生, 1801年获罗马奖。他非常推崇拉斐尔(Raphael), 他想当一个“历史画家”, 但他的肖像画很负盛名, 他的画介于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

《泉》中理想美的形象以外，还叠加了被糟蹋、被杀害的妇女赤身裸体的形象，这些形象深深铭刻在一个孩子的心中。

提起这些历史事实，我绝对不是说残暴的行为只是某一个民族特有的。后来，我有时间了解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我知道了恶，能做恶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这是整个人类的属性。

这两种明显、极端的现象，至今总是萦绕着我敏感的神经。后来，我轻易地就知道了恶与美构成了生命世界的两端，也就是真实世界的两端。于是，我明白，从此，我必须抓住这两端，如果只注重某一端而忽视了另一端，我的道理就永远不会适宜。我直觉地懂得，没有美，生命大概毋须去经历；另一方面，恶的某种形式恰恰来自美在运用中可怕的扭曲。

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来向你们讲讲美的问题，又尽力不忘恶的存在的缘由，虽然这在我的生命中也许已太晚了一点。我同时知道这任务既艰巨又不讨巧。在价值观混淆的时代，还是玩世不恭一些，厚颜无耻一些，讽刺嘲弄，看透一切，或者悠闲随便一些为妙。但我有勇气来面对这项任务。我想，我的勇气来自于我要完成一项任务的愿望，这项任务主要是向着受苦之人和已逝之人，同样也是向着未来之人的。

然而，怎能不承认我即使不是焦虑万分也是忧心忡忡的呢？面对你们，我很担心你们会提出一些问题，同时我又觉得这些问题是合乎情理的：“你从何谈起？你从什么立场出发？你凭什么专门学问来谈？”对于这些问题，简而言之，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格。只有一条规则引导着我：不要忽视生命所包含的任何东西；永远不要不听他人之言，也永远不要不作独立思考。不可否认，我来自某一块土地，某一种文化。我对这种文化比较了解一些，我以介绍这种文化的最精华部分为己任。但是，由于我移居他乡，我成了无定所的人，或者说成了通晓各方的人。因而，我不仅以某种传统的名义说话，不仅以古人留下的某种理想的名义说话，这张古人名单其实是有限的。我更不以先定的某种形而上学的名义说话，即不以某种既定信念的名义说话。

我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有点天真的现象学家来说话，他不仅观察和质疑已经理性地发现和勾勒出来的一些数据，而且还要观察和质疑其中隐含着的、牵连着的東西，出乎意料的和不敢奢望却又冒了出来的东西，初露端倪、作为天赐或允诺的东西。我知道在物质秩序中，可以而且也应该设立一些定理，然而我也知道，在生命秩序中，还是要学会抓住不期而至的现象为好，当这些现象顺应着“道”的方向而显现，也即顺应着开放生命的方向而显现时，它们每次都是独特而